

後臺人生

五十年對大戲不變的心意



梁月嫻

新竹客家人，長年執行藝術行政、籌劃演出，致力於推廣客家大戲，二十多年來陸續擔任臺灣戲曲學院綜藝團、青年劇團與京劇團團長。重視傳統戲曲文化的傳承，將青年劇團帶進臺北客家義民嘉年華演出。

「鏘！」一聲驚鑼，在梆子清脆急促的節奏中，緋紅長袍隨著步伐飛快地舞動，戲臺上十多位妝造精緻、意氣風發的年輕演員上演客家大戲《西遊戲魔錄》，逗趣的豬八戒捧著肚腹、穿戴白冠假扮成唐三藏的孫悟空抓耳撓腮，逗得臺下國內、外的觀眾哄堂大笑。

由臺灣戲曲學院青年劇團帶來的客家大戲，是2022臺北義民嘉年華最熱鬧的活動之一，這般景象，在劇團成立之初，是團長梁月嫻既期待、又不敢奢望的畫面。

「50年了。」梁月嫻嘆道，「到今年，我已經做客家戲整整50年了。」畫著眼線的雙眸銳利，彷彿一眼望穿歲月的悲喜，比一齣齣愛恨交織的戲曲故事更跌宕的，是梁月嫻的做戲人生。

專訪 -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青年劇團團長 梁月嫻
採訪報導 / 林心怡 | 攝影 / 黎歐創意 | 照片提供 / 梁月嫻



01 2022 臺北義民嘉年華中，戲曲青年團的團員們，正在臺上演出客家大戲《西遊戲魔鏡》。

誤打誤撞 走入客家戲的客家妹

梁月嫻是新竹的客家女孩，因緣際會踏入客家戲劇的圈子。起初她在新竹縣教育局社教科上班，負責戲劇相關的業務。民國 70 多年時，她負責舉辦全省客家戲劇比賽，恰好碰上在義民廟辦理的頒獎典禮，這是梁月嫻第一次接觸到客家戲，令她印象深刻。藉此與當時做客家戲的鄭榮興結緣，後來被請去劇團幫忙才涉入客家戲。民國 78 年起，梁月嫻一次次在假日隨戲班跑外場，協助發展客家劇團的過程中，也累積越來越多的客家大戲製作經驗。

因此，在戲曲學院的鄭榮興校長卸任之後，梁月嫻便受邀擔任綜藝團團長兼京劇團長，帶人相當有一手的她，僅花數個月的時間便建立劇團秩序，當時，校方正受到「偏袒客家戲」的強烈質疑，梁月嫻每天都接到謾罵的電話。最後，忍無可忍的她直接回道：「您的建言我接受，批評不會！您是內行人，怎麼沒辦法帶好京劇團，讓我一個客家妹三個月就把劇團整頓起來？」掛斷後，再沒有接到類似的抗議。「早知道我就先講那句話。」梁月嫻笑著，堅強的心態讓她愈挫愈勇，也是那時結識一起推廣客家文化的好戰友——臺北市新竹縣同鄉會的理事長范姜瑞。可是他們沒料到，這齣戲做起來竟如此坎坷。

從零開始 成立青年劇團的荊棘之路

「我們一開始根本招不到學生，也沒老師。」帶領青年團，說從零開始也不為過。其實這是前校長鄭榮興的中長期計劃，將要畢業的大學生，以及歷屆校友組成一個團，由學校指派團長經營。做為校園銜接業界的小舞臺，有前輩帶新人，能磨練學生的演技更成熟、精湛。

後續上任的張瑞濱校長正式成立青年團，想來想去，還是請託梁月嫻擔任團長。於是她時隔多年再次回到戲曲學院任職，又接手京劇團的管理。作為團長，就要為青年團爭取演出機會，梁月嫻使命感十足。

然而，從 105 年 3 月 9 號報到到 112 年 8 月 31 號退休，憶起 7 年來的風雨，梁月嫻的嘴抿成一線，深埋的艱辛難以吐露。剛接下青年劇團時，梁月嫻懷著客家女子的衝勁與野心，直到回頭才驚覺，身後竟沒有任何支援。

曲折的成團路 幸有好友相助

為了劇團的培訓與演出經費，梁月嫻跑去向文化部、教育部申請補助，他們回絕：「這是客家戲，請去找客委會。」轉頭找客委會，卻說青年團是學校組織，應該聯繫教育部；外頭的基金會則表明「我們只補助私人團體，你們是公部門，請去找公家單位。」捧著被當皮球的青年團，梁月嫻最無助的時候，是好友范姜瑞伸出手，用力拉了劇團一把。

「我就看她一直做，然後一直被打壓。」好友的用心與困難，范姜瑞全看在眼里。經營劇團的龐大花銷使得梁月嫻不斷奔走，即使四處碰壁，仍咬牙堅持。這時相識多年的友人范姜瑞給予最多力量，帶上自己的資源陪青年團募款。例如爭取和廈門的金蓮陞高甲劇團合作演出《阿搭嫂》，為客家戲的學生募集機票錢去受訓。

募資的過程中，梁月嫻特別感謝學校前校長劉晉立，為青年團爭取到教育部的特色邀生計劃，拿到補助後，青年團才可以到新竹縣文化局跟桃園展演中心培訓、演出，也很感激桃園跟新竹文化局給劇團免場租的機會。「我當時就對范姜理事長說，終於能鬆一口氣了！」嘗遍路上的人情冷暖，讓梁月嫻特別珍惜每位出手援助的恩人。

戲曲存在的必要 信仰中心的建立

有了經費，但沒有舞臺，何來演員？因此梁月嫻拚命找演出機會。她無奈說：「老的一輩的都走了，現在最年輕都是40幾歲在帶。」面對巨大的斷層，再不做，客家戲真的就要失傳了。

她看向范姜瑞，感念地說：「我真是託他的福，他不但當青年團顧問，還把我們推去義民祭的演出。」范姜瑞笑著回：「講得跟真的一樣。」一語帶過那些艱難。在幾乎沒有外援的狀況下，范姜瑞鼎力相助，一手促成青年團進入臺北義民嘉年華演出，給孩子們舞臺，直到新冠疫情之前，梁月嫻年年率領青年團與京劇團演出上百場傳統戲，締造佳績。

如何在逆境中持續成長，與客家大戲密不可分的神明祭典，就是她的信念來源。梁月嫻說：「宗教信仰還是重要的，我們用信仰來推廣客家精神，就像義民祭一樣。」所以她特別堅持，在戲曲祖師爺唐明皇生日時舉辦盛大的梨園文化節，從四面八方請來貴賓，讓學生慎重地迎接劇團重要幹部與業界資深演員，一起上香、三跪九叩來敬拜祖師爺。透過儀式，聚集每個人敬拜祖師爺的誠意，也就自然能凝聚劇團的向心力。

面對新世代 被挑戰的大戲

這年頭做傳統戲劇有多難？「沒有人要做，而且吃力不討好。」梁月嫻一句總結，這些年來，她比誰都清楚箇中酸苦。缺學生、缺師資、缺劇本，做客家戲樣樣都缺，即使如此，她依然想守護大戲。

「傳統是一定要保留的！」梁月嫻肯定，然而時代在變，她也明白雖然傳統戲曲是寶貴的文化資產，可一旦市場失靈，反而會加速走入歷史。怎樣能既守住傳統，又與時代接軌，吸引更多年輕人進入劇場，是臺灣所有傳統劇種共同面臨的課題。

話說回來，現在看來的傳統，也曾是當年的潮流，只要完整保存下來，一定能等來再度流行的一天。梁月嫻認為現在能做的，就是讓傳統因應時代走向多元時尚化，藉由創新的改變，讓它被當代看見。例如題材上，創作能跟現代人對話的劇本題材；引入軟體與硬體的科技結合；還有跨界、跨領域的突破等等。

創新也不是破壞本質，而是讓傳統戲曲宛如2.0進化，趕上時代的腳步。如近年能看到傳統戲曲新編，引入流行音樂、服裝，還能改編成音樂劇。雖然這種創意不能作為傳承正統，卻很適合拿來推廣。只要年輕一代喜歡，就有機會進一步認識傳統戲曲的優美之處，讓它的生命延續下去。



02

梁月嫻特地在戲曲學院舉辦「2023 第一屆梨園文化節」，遵循古禮跪拜祝壽，希望透過節慶團結戲曲人。

她的心目中 客家戲的未來

聚光燈下，唱大戲的年輕人排成一列，握著彼此的手一鞠躬，他們在臺上演出一齣又一齣節目，在全臺各地巡迴，還進一步推展到國際，帶著客家戲劇在世界發光發熱。描繪完這樣的場景，梁月嫻沉默片刻，感慨道：「這是最開始理想中的青年團，我的野心很大的。」最初的心願看似已無機會，但她話鋒一轉，表露堅定：「但我還沒退出戲曲界呢！」

在臺北的義民嘉年華中，義民爺帶給臺灣人民的形象是赤膽忠心、保家衛國的象徵。50年如一日，梁月嫻不屈不撓地堅守客家大戲最後一片疆域，如同義民爺不變的忠勇精神，用熱情守護這座舞臺上的每一位參與者、每一齣戲劇。而嘗遍做戲的酸甜苦辣，究竟值不值得？「其實，我們就是以赤子之心，來守護客家戲曲文化。」說到最後她還是笑出來，為了守護信念，客家妹不懼一切，這就是梁月嫻的大戲人生。

團長梁月嫻親自恭迎梨園守護神唐明皇，移駕安座進行祝壽大典。

03



41

後臺揭秘 大戲的千種面貌

什麼是「客家大戲」呢？

客家大戲，又稱為「改良採茶戲」。採茶戲是從中國民間發展的小型戲劇，以採茶文化為主題，故事簡單、演出即興。傳入臺灣後，吸收不同劇種的特色，規模逐漸成長，發展成本土特有的「大戲」型態。

大戲演員根據不同角色類型有各自的臉譜特色，可分為「生、旦、淨、丑」等四大行當。其實在京劇初期，行當有「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」五大類，「末行」在元雜劇與明傳奇中十分重要。後來因末行與生行的角色相似才合併，等同於「老生」的行當。

生 劇中男性角色，可再依年齡、身分劃分老、小生與文、武生。臺灣傳統戲曲的小生，多由女性扮演。



旦 劇中女性角色，會再依年齡與形象劃分為老、小旦，與大家閨秀的正旦、天真活潑的花旦。旦角的裝扮也多為劇目中最漂亮的！



淨

劇中性格突出的男性角色。多半聲音宏亮、身段誇張，臉譜設計大膽特別，又被稱為「花臉」。



丑

劇中性格滑稽、言語風趣的男、女角色，是戲曲中的靈魂人物，又依形象可劃分文、武丑等等，是客家戲中最能展現客語口語特色的角色。若看到由女性扮演的「三八仔」，在劇中演唱客家小調，同為丑角作用，

